

## 【寿郊/all郊】碎玉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471207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471207>.

Rating:	<a href="#">Not Rated</a>
Archive Warning:	<a href="#">Rape/Non-Con</a>
Category:	<a href="#">M/M</a>
Fandom:	<a href="#">封神三部曲  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</a>
Relationship:	<a href="#">殷寿/殷郊</a> , <a href="#">寿郊 - Relationship</a> , <a href="#">all郊</a> , <a href="#">彪郊</a>
Character:	<a href="#">殷寿</a> , <a href="#">殷郊</a> , <a href="#">崇应彪</a>
Additional Tags:	<a href="#">父子 - Freeform</a>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tats:	Published: 2023-08-19 Completed: 2023-09-17 Words: 14,717 Chapters: 4/4

## 【寿郊/all郊】碎玉

by [GlacierSpace829](#)

### Summary

主寿郊彪郊，非重要封神角色x郊及路人mob预警  
双性/下药/鞭笞/道具/非自愿性行为  
总之就是记忆混乱的殷郊从昆仑下山后被劫返朝歌，被鬼父当成玩物进行一系列洗脑虐心虐身这样那样.....  
私设没有黄河八分钟，彪子在刑台中箭但没死

## Chapter 1

碎玉

1.

龙德殿上，一曲舞毕，舞姬们纱袖款摆，悄没声地退下，殿旁仅余了二三侍者和不知何时鬼魅般潜入殿内的苏妲己。几壶温酒下肚，殷寿已觉得有些许不胜酒力，那旁座的赵公明却仍旧面不红心不跳。此人乃截教外门得道的大弟子，由闻太师亲上峨眉山罗浮洞请来。此番殷寿特意将其请入朝歌面见，为的便是说服这位神君相助，力克效力西岐的诸仙。

说来这赵公明黑面虬髯，手执神鞭铁索，骑一匹黑虎直入龙德殿，一看便是个名不虚传的狠厉角色。

殷寿三指轻捻着酒爵，笑道，“赵天君有意相助我大商，乃是大商之万幸。

“大王言重。闻道兄亲上我峨眉山相求，又听得昆仑朋党助恶作奸，怎有不助之理？”赵公明大笑道，几爵鬯酒豪饮下肚，面色却丝毫不改。“相助事小，只是公明有一事相求，不知大王可否……”

“赵玄坛但说无妨。”殷寿举杯回敬，目光却落到赵公明对面的坐席——那席上不是旁人，正是犯下弑父谋逆重罪，由他亲自问斩，再得昆仑广成子庇佑重生的亲儿子，成汤子孙的唯一血脉。

殷郊。

“世人皆知太子殿下乃玄鸟降世，福泽无双，又得昆仑众仙点化得了副罕见阴阳身，截教之人与之欢好，便可集两教精华于一身，大大精进修为。”赵公明抿了口酒，笑着揶揄对座的美人，“瞧殿下这般容貌端丽，风姿俊雅，便晓得是个天命所归的尊贵人。也不知大王愿不愿……忍痛割爱？”

座席另一侧的殷郊端正坐着，被宫人伺候着饮过几爵温热的酒液，似也有些醉意，只乖顺低垂着眉眼一言不语。

“孽子愚钝，轻易受西岐叛臣蛊惑，能活着已是大幸，实在配不上这般美名。”殷寿冷笑，“赵玄坛若有意，可在朝歌多留几日，我遣人将郊儿送去你寝殿，听凭处置。”

“只是，留着命就行。”

依着殷寿的意思，方才侍者送上的鬯酒里，只有殷郊那份被加了催情散，算算时长药效也该发了。

赵公明凝神望向对座的废太子，只瞧见他目光涣散，浓眉蹙起，两靥渐红，沾了酒浆越发莹润的唇微启着，不时泄出几声难以自抑的低喘。殷郊的体态已失了先前端坐时的正经，跪坐的身子略微发着抖，十指将身下的华贵衣料攥得尽是褶皱。

谁不知商王的独子自小便生得绝色朝歌，文武双全，十六岁便在质子旅立下赫赫战功，后虽被西岐叛军蛊惑获罪，却又得昆仑神仙庇佑重生。听闻商王终究是舍不下这仅存的成汤血脉，便在征讨西岐时命国师申公豹将养伤的殷郊劫了来，以废太子的戴罪之身重回朝歌。

商王宽厚，见殷郊复生后已失了部分记忆，便不再追究其谋逆之罪，仅将人幽禁于深宫中留待他用。传闻废太子作为商王唯一子嗣，于昆仑修炼后化成世间罕有的阴阳之身，此乃

天佑大商之吉兆。太子归朝后一直圈养宫内，由国师亲自以仙法调养照料，为的便是待他身子养好之后，以肉身承王族百官之雨露，以自身灵体延续殷商血脉。

赵公明初入殿内望见殷郊，便再挪不开眼了——不愧是命中注定要承沐天恩的王储，眉骨利落如刀削斧凿，却偏偏生了一双眼波流转的多情目，当真是国色倾城。

"郊儿，你来。"

殷寿瞧着赵公明这番被勾了魂的样子心下暗笑，转而望向殷郊。殷郊正欲起身，哪想得身子竟在此时脱了力，险些撞在身前的案几上。他眼里早因经不住肆虐的情欲而含了两汪水雾，眼下腿软得难以站立更是委屈，强抑着口中细碎的呻吟，哀求道，“父亲……父王，不要……”

“怎么，不过是上了一躺昆仑得了些点化，便胆敢不听父亲的话了？”

殷寿冷笑，掐住那只缎袖之下透出浅青色筋脉的腕子，向自己怀中猛力一扯。那催情散药力强劲，加之殷郊身下两口穴早几个时辰被迫含入了国师亲自调制的蜜丸，此番一并发作起来让他浑身绵软，身子毫无反抗的余地，踉跄着落进殷寿跪坐着的怀中，如同脆弱的鸟雀轻飘坠入了泥地里。

殷郊上身仅着一件轻薄易解的寝衣，三两下便被父亲作弄得领口大敞，露出大片麦色的饱满胸乳，两粒乳头因着药力早已硬挺起来。裤子同样被尽数剥了去，赤裸纤长的一双小腿搭在商王膝上害怕地发着抖。一旁的侍从早已呈上赤金打造的足镣，锁链将废太子的两只脚踝连结，链条汇作一股，末端被送入赵公明的掌心里。

“说来这筵席舞乐品过，想必赵天君也乏了。”

殷寿将怀中儿子紧挨着的大腿用力掰开，露出那处修炼后艳名远扬的阴阳下身，“赵天君何不同我一起，现在便瞧瞧我儿伺候男人的本事？”

2.

自姬发率领西岐众兵叛乱、姜文焕潜逃之后，崇应彪便理所当然地接管了皇城巡防之职。

姬发于城楼之上射出的一箭虽没能要了他的性命，却使他从此失去了一只右眼。半残的目力使得新任北伯侯再不能如从前那般自在骑射，更遑论前线应敌，而北地自从听闻崇应彪弑父后早已暗流汹涌，此时更不是返乡之机。

好在商王念他斩杀太子、护城有功，留他在朝歌做了皇城禁卫军统帅。不是轻松差事，比起早些年前线征战却是闲适了不止一点。

他早早听闻殷郊复生回宫，却从未在宫城内见到这位与他结有深仇旧恨的废太子，便留了几个心眼，趁夜间值守四处打探。哪知这一探，便阴差阳错地从偏门入了殷郊的寝宫。

宫内人多口杂，他从宫人们私底下闲侃中偷听得不少关于殷郊的风言风语。有人说这废太子从西岐被劫回之后便如同失了魂，现今已是无知无觉任人摆布的模样，与傀儡无异；亦有人讥讽他虽木讷，身子却浪荡得紧，夜夜宿在摘星阁中与亲父继母颠鸾倒凤，大行悖乱淫秽之事，比朝歌城内花楼的名妓还放荡。

自诸侯四叛后，商王听从闻太师之谏，在朝歌城内按月实行祭礼，以平神怒鬼怨。这祭礼由国师申公豹挑了吉时，上至皇亲国戚、文武官员，下至平民百姓，皆应聚于朝歌城中心的祭坛四方观礼。从下月起，身子恢复的废太子殿下，便要在这祭坛之上作人肉贡品，成为祭礼最重要的一环。

崇应彪万万没料到会在殷郊寝宫的窗外撞见眼前这般情景。

寝宫内的正殿被人拾掇干净，铺了厚厚一层兽毛毡，数名宫人端着各式器具立侍左右。那昔日里身份尊贵、高高在上的皇太子，眼下被人扒去了衣物，赤身裸体跪趴于那毡子上。健壮的双腕被锁链紧缚于后腰，两只足踝上亦系着镣铐，使他动弹不得。

只见得一名掌事宫人端了些不知什么液体，绕至殷郊身后，以漏斗状的白玉管缓缓刺入他的臀间，将那液体尽数灌了进去。

殷郊的眼神仍是涣散无光的，可面色惨白得怕人，齿列死死咬着唇，不知是出于疼痛、惊惧亦或是遭人凌辱的羞耻，身躯止不住地发着抖。那些纤细的锁链若放在过去，绝无可能束缚得住那个身强力壮的质子旅少帅，只是废太子自回宫后便被申公豹日夜施以妖法，并每日按时辰灌下各类汤药，不仅记忆尽失、思绪凌乱，曾经挽弓执剑驰骋沙场的身子也被伤了根本，已柔弱得形同寻常妇人，再使不出半点反抗的气力。

宫人将那液体灌毕，殷郊高悬的小腹肉眼可见地鼓凸起来。鼓胀的疼痛令他难耐至极，眼眶早已泛起水色，一边微弱地摇头一边在口中喃喃自语着什么。随后便是各式的器具调教，废太子屈辱地跪于一群宫人之间，身后两处湿软肉穴被各式材质尺寸不一的假阳具抽插禽弄，毫无怜惜，也从未有间隔停顿。

殷郊从第一次被阳具禽得潮吹后便开始委屈地哭泣，断断续续的呜咽声持续了整个调教过程。侍从又在他的阴茎根部扣了一只银环，强行将他精道闭锁，哪怕高潮持续累积之下硬得发红发胀，也泄不出一东西来。

“不要...不要了.....都给我滚！”

殷郊似是忽然恢复了神智，用力挣扎着，歇斯底里地尖叫，嗓子里爆出不似人声的嘶吼。他扭动着赤裸的双臀，想躲避那些冷硬死物的不断侵犯，却无奈因着药力作用实在力气甚微，加之被宫人和锁链死死束缚着，无论如何也逃脱不开此番凌辱。

崇应彪惊得目瞪口呆，险些连佩剑也执不稳，无措地蹲下身靠在窗棂旁的柱脚子下。殷郊那般红双唇泛着水光，因着高潮不断而难以闭合的模样在他脑中挥之不去，令他双腿如同灌了铅似地无法挪开。

纵使他过往再恨殷郊那副高高在上的王族作态，二人也有八年的同袍之情，对于寝宫内那般景色他也实在不忍久看，却又不舍就此离去。他只得僵直在原地，听着殷郊哀哀哭喊了约莫一个时辰，听着那些嘶吼声变成沙哑微弱的低吟，才终于等到香艳残忍的调教训练结束。

好不容易望着宫人们撤出了寝宫，崇应彪悄悄溜进了门——殿内的熏香气息中夹杂着一股浓重的麝香味，四下早已被收拾干净，那些不久前还在殷郊身下肆虐的器具也不见了踪影。他蹑行至内殿，只见殷郊安静卧在床榻上，被人换上了寝衣的身子埋在细软的锦被里，如瀑的长发垂在身侧。许是纵欲过度的缘故，殷郊早累得昏睡过去，精致的眉心却紧蹙着，十指紧紧握拳，指尖刮擦出道道血痕，像是困于梦魇中难以挣脱。

崇应彪踌躇着，最终仍是鼓足了勇气上前，将一盒随身携带的北地伤药悄然置于殷郊枕边，然后逃也似地夺门而出。

他过于慌乱，因而错过了殷郊佯装休眠后醒转的情境。

殷郊缓缓从榻上坐起，斜斜倚靠在榻边，酸软无力的腰肢下垫了只纱枕。他挑着眉，久久凝视着宫门的方向，又抬手去拾那只小小玉盒。

他记得这玩意。崇应彪平日里虽看着五大三粗，身上却总带着这一小盒脂膏。那膏药由北地至烈猛兽的油脂所炼制，于战场上紧急止血疗伤再合适不过。同袍八年的光阴里，他也曾在几番危急情况下领略过这药膏的奇效，虽然那意味着必须同时承受崇应彪的冷嘲热

讽。

殷郊的记忆早已混沌破碎，对此人的印象仅剩幼时和行伍几年的些许碎片。崇应彪作为北地质子刚刚来到朝歌的接风宴上，殷郊端坐在殷寿身后的席位上，望着阶下筵席中连北地兽皮衣裳都尚未换去的青年。当时的崇应彪不过是个无关轻重的北伯侯次子，身份低微，也便没入得心高气傲的王子的眼。

殷郊手上转着药盒的动作忽地一滞，一对浓眉旋即蹙起，额上泛出豆大的冷汗来。他的头疼旧疾又犯了。

昆仑重生之后殷郊本就难以控制自己的思绪，往日的记忆似乎随着崇应彪那一剑被斩得支离破碎，脑海中只剩下被混沌裹挟的零散碎片，本就令他烦闷不已。再加之每日被迫灌下各类汤药的缘故，无论他想从脑海中探寻什么，都似隔了层毒雾，他越是想靠近，越是头痛欲裂。最初服药的那几日，他几乎粒米未进，整日除了短暂清醒后呕血不止，便是因浑身剧痛而昏厥不醒。

废太子的呼吸越发急促，仍带血的手指颤抖着掐着那盒药膏，终于在暴怒之下将其狠狠摔出帐外。

玉盒在落地的瞬间便碎裂开来，泛着药香的脂膏流了一地。

tbc

## Chapter 2

### Chapter Summary

龙德殿殷趴，本章包含寿郊/赵公明x郊

预警：指奸，口交，鞭打，言语羞辱，器具play，神兽舔穴  
请自行避雷！

3.

大殿上被宫人们铺了一方上乘兽毛毡，四角均摆了薰炉，内里填入精心配制的催情香粉，缭绕的烟雾不多时便缓缓升腾开来。

殷郊本就难以蔽体的寝衣被宫人扒去，浑身赤裸地跪在殷寿脚边，垂头不语。

过去他也曾有过此般经历，不过那是在父王的寝宫里。殷寿不准他身上有衣物，他只得一丝不挂地被脚镣锁在榻边，整夜安分地跪到膝下淤血，只为等父亲起兴致的时候，能够随时将他唤上床榻使用。

除了父亲再没有别人看过他这副模样，他甚至曾将那些侍寝的长夜当做极大的幸事。膝下淤血、身上鞭痕、腕间紧缚留下的索痕、被禽弄过后疼痛好几日的下身……再疼也无妨，他那时想。毕竟那是父亲赏给他的，独一无二的，其余任何人都不会有的。所有的伤痕都是他能取悦父亲的象征。

殷寿笑着起身，掌中把玩一爵鬯酒，抬脚踢了踢殷郊赤裸的臀部，“去，给贵客看看，你这身子都有什么稀奇之处。”

殷郊屏了一口气，心下一横，缓慢支起燥热的身体，按父亲往日所调教的姿势，爬行至毛毡中央仰面躺下。

不过是在遵照父亲的意思。他抑制着胃中翻涌的恶心，想着。这总不会有错，父亲是他的神明，神明是不会错的。

殷寿掰开他仍紧闭的双腿，迫着他屈起双膝，身下春色便一览无余地展现在宾客眼前。催情药发作使得他浑身泛红，极少被使用的、颜色洁净的阴茎已然半勃，比寻常男子小些的囊袋下生出一口雌穴——那是昆仑仙法救治他时，法术与他体内尚存的狐妖残毒相冲所致。

殷寿俯下身去，剥开薄软的阴唇，爵口刺入那处小小阴穴，冰凉的酒液便灌入那细窄的甬道里。殷郊被激得一颤，体内冰凉难耐，便不自觉地想并拢双膝。

殷寿向来痛恨他忤逆自己，尤其是在房事上，暴怒之下一掌掴到殷郊圆润的臀上。殷郊疼得咬牙，却不敢泄出声来。不见光的皮肤比身上其余部分肤色更白皙，鼓足力道的一掌下去，那臀上不多时便肿起嫣红的一道掌印。

“父亲……儿臣有错，一时难以自控，儿臣知罪。”殷郊强忍着疼，赶忙向父亲服软，“还请父亲责罚。”

殷寿扔下灌空的酒爵，望着脚边匍匐的儿子。眼前的殷郊分明是他亲自调教出来的乖顺模样，像一条再虔诚忠心不过的狗，心甘情愿地为主人舔舐溅满鲜血尘埃的战靴。可越是看

着殷郊为了讨好自己将自尊放入尘埃里，身为王孙却摆出这般下贱模样，殷寿便越是厌恶这个亲生儿子。

“责罚便免了，莫要扫了赵天君的兴致。”殷寿冷笑，“天君有所不知，我这孽子从前便是浪荡惯了的。”

殷寿的手指摸向殷郊同样湿漉漉的后穴，二指相并，借着那些体液刺入穴眼，驾轻就熟地摸到殷郊最受不住的那一处软肉，用力揉捻起来。他还不忘记将殷郊的双腿掰得更开，好让那赵公明能欣赏到废太子被指奸到喷水的穴眼。

“你除了爬我的床，以前在军营中也没少做婊子吧。”殷寿贴着亲儿子的耳畔低语，“姬发那小子定是都把你禽熟了，另几个大伯侯之子呢？你这么爱爬床，在军中莫不是也以这口穴犒劳军士？”

姬发。

殷郊本被插得迷糊，头疼得难以对父亲的羞辱做出任何反应，却在听到姬发这个名字时，浑身猛地一战栗。

姬发……姬发。他总觉得这名字分外耳熟，或许是从前相熟的同袍？听到这个名字的一刹那，他竟觉得凌乱的心绪安下几分，一股毫无道理的直觉告诉他，此人与其他质子绝不一样。至少，他们俩人的关系应该是特殊的。

可他记不起姬发是谁，脑中也没有他的容貌。

“父亲，姬发……”他不顾身下快感累积的折磨，问道，“儿臣斗胆，姬发……是何人？”

啪。殷寿从他穴眼里抽出濡湿的手指，反手便扇了他一掌。殷郊被打得脑袋歪向一旁，唇角因过大的力道渗出鲜血来。

未待殷郊从被掌掴的头晕目眩中缓过来，身上再次传来烧灼般的剧痛。殷寿怒得从腰间解了鞭子，狂风暴雨般的责打尽数落在他饱满的胸乳上，留下几道交叠的肿胀血痕。殷郊疼得倒吸凉气，身体惊慌地蜷缩起来，咬着牙默不作声，生怕再把父亲惹怒。

“姬发，蛊惑太子，弑君谋逆，叛逃西岐，罪当诸连九族。”

“你好大的胆子，还敢提他？”

面上和前胸都火辣辣地疼，细密的血珠沿着胸肉流淌，将他身下雪白的兽毛染得殷红。殷郊仍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无端遭了一顿毒打，他搜刮着脑海中仅存的一点记忆，可那里没有关于姬发的部分，连一个模糊不清的身影都看不见。

疼痛和快欲叠加已经让他难以如平日般思考，强行探寻那些被妖法封闭的记忆更令他头疼欲裂。喉间一股甜腥上涌，他又开始呕血了。

“儿臣知错……儿臣再也不敢了。”

殷寿望着殷郊因疼痛浑身发抖，蜷缩在地的窝囊模样，只觉心中的嫌恶更添了几分，怒火倒是平息了些。他揪住殷郊散落的长发，将他从地上拖起，狠狠将儿子染血的嘴唇摁向自己胯下。

殷郊知道这便是父亲赦免他的意思了。他强忍着疼痛，乖觉地跪好，掀开父亲袍服之前还不忘将嘴角的鲜血擦掉一些。殷寿的性器早已勃发，伴着腥膻的热气硬挺地打在他被扇肿的侧脸上。

他将口中残余的血咽下，探出舌尖，像幼犬舔食一般尽心侍弄起来。形状姣好的唇瓣吻着鼓胀的茎头，粘稠的体液被他舌尖的血搅弄成淡粉色，顺着雕刻般精致的下巴滴落。

“吃进去。”殷寿似有些不耐，扣着他的后脑命令道。

殷郊张开嘴，小心地将那粗长物事含入，茎头顺着湿滑的软肉一下便抵到喉口。父亲的气息灌满口腔的感觉让他相当晕眩，再也分不出神去想方才那个名字，只一心一意地收缩着咽喉的软肉，卖力伺候那根让他情动的性器。

殷寿的气息也乱起来，强硬拽住儿子的长发，逼着他前后吞吐起来。猛烈又深入的撞击让殷郊的喉口十分难受，刚退下去的血腥味又有些泛起来，令他几欲干呕出声。

可身下却毫无意外地湿透了。他有些迷醉地抱住父亲的双腿，鼻尖急不可耐地呼吸着殷寿胯间的气味，喉口蠕动着咽下茎头分泌出的体液。父亲正在将他当做一个没有感情的淫具使用，这一认知让他头脑发昏，不自觉地夹紧了双腿，试图用柔软的腿肉去磨蹭那口泛滥成灾的雌穴。

待殷郊终于将殷寿吞吃得在他口中泄出浓精，吞下精液的一瞬间，他自己也像只发情的小兽一般，小声吟叫着，抖着腿根高潮了。一股清澈的淫水混着先前灌入的酒液，失禁般从下身涌出，淌满了他赤裸的大腿。

4.

“太子殿下好生不懂事，竟弄脏了我这铁鞭。”

殷郊仍在高潮的余波中，身子瘫软在地，恍惚间只听得坐于一旁的赵公明大笑着开了口。他徐徐吐出几口气，脑海清明了些，便强撑起上身望去——只见自己双腿大敞，腿间狼藉一片，身下的兽毛也被淫水和酒液浇湿。

赵公明那根不离身的铁鞭不知何时也被置于毡上。那铁鞭足有三指并合之粗，自上而下均匀铸了许多大小不一的铜珠，全然不像什么神仙宝器，倒似父亲曾捅入他的身体、逼他整夜含着入睡的那些磨人淫具。

赵公明起身，拎起铁鞭递到殷郊眼前——他这才勉强看清，许是淫药作用使得方才潮喷过于猛烈，那鞭身上竟也溅上不少透明的汁水，正沿着柱身缓缓下滴，落在他剧烈起伏的乳肉上。

殷郊只觉气血上涌，羞愧难当，掣着别过脸去。虽说殿内除了他们三人外，仅剩两名沉默不语的侍从，可这到底是在大殿之上公然宣淫——他混沌的脑海中仍能隐约记起，自己昔日曾在此率领众质子为先王献上战舞，以贺攻破冀州之喜。如今大殿如旧，他自己却像个最低贱的巫娼一般赤身裸体地供宾客亵玩。

“既是太子殿下弄脏的，理应也由殿下清洗干净。”赵公明俯下身子，粗糙的掌心顺着殷郊的腰侧滑至胯部，手指猛地聚力将他胯骨拽起。殷郊疼得险些惨叫出声，未及反应，已被男人强硬翻作跪趴于毡上的姿势。

“不如就用殿下后面的穴眼吧。”

赵公明微微弹指，那铁鞭便如有了灵性般飞起，散出白光数道，收缩至仅约一尺长。殷郊恍然意识到什么，惊得赶忙向前爬离，却被赵公明手握锁链狠狠拽了回去。

后穴处传来撕裂般的剧痛，疼得他瞬间瘫软了腰，浑身乏力地趴回毛毡上。那支铁鞭借着方才自己泄出的淫水作滋润，强行没入他收紧了些的后穴，凭着仙力自发动作起来。凸



起的铜珠碾过柔嫩内里，每抽插一次都带出些许艳红湿软的肠肉来。淫药的作用使得殷郊的身体敏感至极，痛觉很快便被转化为灭顶快感，丰沛的汁水随着那铁鞭进出的动作溅出穴外，发出噗滋噗滋的声响。

“父、父亲……”殷郊实在抵抗不住这般羞辱，终于委屈地哭出来，挣扎着爬向殷寿脚边。他攥着父亲的袍服下摆，好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，借力向上搂住父亲的腿，哀声恳求道，“如此行径实在……实在不合礼法，请、请父亲放过儿臣……”

“求我作什么？好好待客是你做太子的本分。”殷寿毫不动容地骂道，“战场都上过无数回了，这么硬朗的身子还受不了这些？”

殷寿暴起一脚踹在他肩胛处，神色嫌恶得像在看一只摇尾乞怜的流浪狗。殷郊被踹得重新滚落在地，身后的铁鞭被此番动作压得又深入几寸，逼得他口中泄出几声不知是因疼痛还是快感的呻吟。

“脑子都不清醒了，还能记着祖宗礼法，跟你那母亲一样讨人厌烦。”

“我怎会养出你这般废物。”

母亲……母亲……

殷郊勉强从父亲的辱骂中抓住这个词。他记得母亲，记得那个永远端方优雅、温柔待他的母亲，记得与母亲在月下抚琴的情景，记得……他再次头疼欲裂。母亲的面容在混沌的脑海中好似也隔了层纱，他怎么也触不到，抓不住。

唯一的希望被彻底粉碎，殷郊如一具失了魂的死肉一般趴在毛毡上，不再作任何的反抗，由着赵公明将他拖拽到身前，强行插入他湿得一塌糊涂的雌穴。神明的阳具与那含入后穴的铁鞭仅隔着一层肉壁，同时来回鞭挞着他柔软的两口穴，不多时便将他禽得浑身发抖，软烂翻红的穴口抽搐着挤出黏腻的汁水。

反复叠加的高潮像是漫长无边的折磨，整个下身都不像是自己的了。殷郊本就薄瘦的小腹被顶得凸起，体内痛得像是要被捅穿，腿根软肉上遍布斑驳体液，随着男人的动作抽搐着。待赵公明终于撤出时，两口穴都已被撑成松弛的圆形，嫣红穴肉被禽得外翻，手指轻轻往那穴口一勾，便有大量的淫水混着乳白精液泄出来。

殷寿用足底拍拍儿子的侧脸，蹲下身去凑近他的耳畔，以仅有二人能够听到的声音低语。

“殷郊，”父亲的话语像毒蛇一般侵蚀着他，“你真是肮脏。”

“你日后只会比今日更脏。一想到还要触碰你这副淫贱的身体，我就觉得恶心。”

殷郊吓得浑身发抖，眼前再次变得朦胧，大颗泪水不受控制地汹涌而出，顺着他深邃的眼窝向下汇聚，将面下的毛毡打湿一小片。

他觉得分外委屈，越哭越狠，剧烈的抽泣几乎要将自己呛着。殷郊不明白。明明自己已经遵从父亲之命，尊严尽失地在龙德殿上以肉体侍奉神仙，本就虚弱的躯体被禽得像一摊烂泥，浑身疼痛难忍。若父亲再狠心些不给他配仆从，他怕是只能爬着才能回到寝宫去。

再不济也是养尊处优长大的王孙，他如此摒弃尊严，身段低到泥地里，换来的竟还是父亲的轻蔑与侮辱。

腿根处传来毛绒的触感，与身下人为织就的毛毡不同，像是被什么动物蹭过。他拭干泪水，定睛望去，原是赵公明那只坐骑黑虎，不知何时蹑行至他跨间，虎尾万般灵活地卷入他的腿根，柔软兽毛搔刮着他下身那处因高潮过度而凸起的阴蒂。

殷郊无力再做抵抗，只得偏过头去阖上双眼，不愿看自己那副不堪的躯体。父亲眼里的他就这么一文不值，连兽类都可以肆意玩弄，是么？

倘若能就此死掉也好，父亲既不要他，性命留着也了无意趣。他心想着，巴不得那黑虎能往自己脖颈上咬，一口了结了自己的性命便罢。

那畜生像是对他潮喷出的体液格外好奇，竟探下头去舔舐起他流水的两处穴口来。粗糙的虎舌大力搅弄着他的穴肉，反复舔蹭过阴蒂，虎舌上微小的肉刺搔刮得他又疼又爽，疲累至极的身体竟在那畜生的舔弄下再次吹出淫水来。

殷郊终于眼前一黑，昏死过去。

tbc

## Chapter 3

### Chapter Summary

本章彪郊 比伯侯夜袭公主寝殿上篇  
预警：睡奸 足交 乳环提及 舔批

5.

太子寝宫仍维持着应有的华丽，只是大部分陈设都不像是被人用过的样子，偌大的寝宫内空荡寂寥，没有一丝活人的气息，倒像一处森诡的墓室。崇应彪不禁打了个冷战，蹑手蹑脚向内殿走去。

他早先听闻商王命废太子前往龙德殿参加宴饮，侍奉闻太师亲自请来的赵公明。也不知殷郊用了什么法术，一夜便让赵公明心锐诚服地归入商军麾下，之后没几日便从前线传来捷报，说是赵公明率军大败西岐叛贼，连姜子牙都被他一鞭打得险些丧命。

只是那一夜之后，殷郊大病一场，据说连着几日下不了榻。崇应彪几次三番寻借口往东宫跑，都被宫人以大王不准太子殿下见客为由打发走，实在逼不得已才趁着深夜巡防不备，从偏门潜入寝宫内。

内殿中除了床榻、一方矮桌和几只落地烛台，别无他物。

过去崇应彪与殷郊并不算得太亲近，甚至时常因为姬发起争执，可他对这位王孙的性子多少也有些了解。除去习武，殷郊自幼还颇好读书习字，还和姜后一样喜爱音律，可这殿内竟没有一点和书卷琴乐相关的物什。

大约是脑子已经彻底坏掉，平日里除了接受各式洗脑调教以及被不同的人禽之外，也再无什么活动可言了吧。崇应彪这般想着。

崇应彪自幼便对父亲崇侯虎心怀怨恨，恨他将所有的好东西都留给兄长，恨他狠心将年幼的次子送到遥远的朝歌做人质，恨他至死也不曾有一刻正眼望过自己。可崇应彪到如今才发现，与殷寿对殷郊所做之事相比，崇侯虎竟也还勉强算得上是个父亲。

他仍记得朝堂之上弑父的那一夜。没有反抗，没有争执，他轻轻松松便了结了父亲的性命。在自己活命与儿子的性命之间，崇侯虎最终还是选择了后者。而殷寿虽打着怜惜亲子的名义将殷郊劫回，却好像从不把殷郊当作人来对待，只将他看作一只祭祀用的牲畜，榨取完最后一点价值便可毫无怜惜地丢弃。以殷郊如今的身体状况和处境，崇应彪甚至不敢想他还能苟活几年。

殷郊仅着一件轻薄的寝衣，正卧在榻上睡着。

他睡得并不安稳。眉心紧蹙，浓密纤长的眼睫不安抖动着，额上渗出一层薄汗，一副在梦魇中苦苦挣扎的模样。崇应彪早听宫人们说太子自被国师施法以来，日夜头疼得厉害，发作严重时能砸了手边所有能砸的东西，还多了时常呕血的毛病。

可在殷郊身子这般差的情形下，太子寝宫内竟连一个守夜伺候的仆从都没有。

崇应彪凑上前去，探了探殷郊的前额和鼻息。有些发热，但气息仍算得平稳，想来应当只是被梦魇困扰所致。他视线移下，目光扫过殷郊敞露大半的胸乳，松垮系着衣带的一把窄

腰，以及几近赤裸的下体和双腿——殷郊睡相并不好，又总是噩梦缠身，双腿轻易便从那寝衣下挣脱出来。光裸的大腿夹着薄被，织物堆积着将腿间春色掩盖了大半，小腿和双足却全然裸露在外。

殷郊常年习武，身形姣美，一双腿生得骨肉匀停，下面却生了一双与身形不太相符的足。那双足比寻常男子的小，踝骨圆润光滑，足弓形状极美，十趾如布列均匀的莹润玉珠，一点没有行伍男子的粗糙模样。

崇应彪早年间有个难以启齿的癖好——他对殷郊的双足有着近乎病态的迷恋。

殷郊在质子旅中与他们同吃同住，从不会摆架子让属下为他准备浴桶。军中沐浴的机会不是每日都有，往往是行军途中寻得山林间的河湖泉水，便按营队军衔分批前去洗浴。每逢沐浴时崇应彪便爱盯着殷郊看，看他从盔甲衣物中解脱出来，赤身裸体浸入水中，揉搓清洗自己极美的躯体。尘埃和血痂化去，露出光洁的麦色皮肤，在月色照映下泛着淋漓水光，实是不可多得的美景。

沐浴结束后，殷郊总会坐在岸边用粗布巾擦拭身体，织物细细擦拭过肩颈、胸乳、臂膀、腰胯，然后是那双腿。崇应彪看着那布巾卷过殷郊的脚腕，擦过十趾，包裹住足尖，吸收掉残余的水渍。如此寻常不过的动作，却总能让他不受控制地在湖水掩盖之下硬起来。

他做梦都想亲手描摹那双脚。

眼前正是不可多得的时机。崇应彪解下佩剑和盔甲，仅着里衣，悄声坐上太子的床尾。布满硬茧的掌心触碰到赤裸光洁的大腿，小心翼翼从腿根滑至膝骨。殷郊口中发出一声不自在的低哼，却并未苏醒。

眼看殷郊熟睡，崇应彪胆子便越发大起来。他反复摩挲着那双小腿，指尖揉着腿肚——许是太久没有骑马作战，又被幽禁深宫，腿肌早已不似从前，变成触感松弛的软肉。他十指向下，轻轻捧起殷郊的右腿，俯下身去亲吻那只脚踝，甚至大着胆子舔舐起足面，舌尖沿着凸起的足骨和经络向下滑去。那些皮肤早已被宫廷秘药调养得细腻，又因殷郊平日总泡在汤池里伺候殷寿，还散出几丝浅淡的催情药香，勾得崇应彪愈发神智不清起来。

他粗喘着解去裤带，将身下贲张的性器释放出来，握住殷郊的足踝便往自己胯下蹭。足弓的曲线恰好与茎身贴合，崇应彪像发情的雄兽一般热血上头，放肆地使用殷郊的足。

一想到昔日里高不可攀的太子、尊贵高洁的成汤血脉，此刻正像个廉价娼妓一般被迫用身体伺候自己，崇应彪便爽得头皮发麻，没蹭弄多久便酣畅淋漓地释放出来。浅白浊液星星点点，洒落在殷郊的足面和十趾间。

“你……你！”

殷郊终于被粗暴的动作闹醒，睡眼朦胧间只望见一个身形魁梧的男子在捏着自己的脚腕自渎，连忙怒喝道，“你吃了熊心豹子胆了，什么人也敢半夜闯宫！还做出这等、这等……淫乱之事！”

崇应彪怕吵闹声引来宫人，赶忙扑上前去捂住殷郊的口鼻。殷郊气得面红耳赤，身体却全然无法反抗崇应彪的压制，一双手徒劳地在他臂膀上拍打，委屈的呜咽声从堵口的指缝间泄出来。

“别闹。”崇应彪拍了拍他的侧脸，“莫非你还嫌宫内的风言风语不够多，想再加一条太子殿下深夜在北伯侯胯下卖姣的美名？”

“殿内现在没有旁人，你乖乖听话，今夜的事便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。”

殷郊果然被吓唬住，急促的喘息仍未平复，双臂却安静地垂下了。崇应彪满意地松开他的

嘴，只见他憋得满脸通红，被猛然灌入的新鲜空气呛得咳嗽起来。

“水、给我取些水来……求你。”殷郊勉力平息着呼吸，望向崇应彪祈求道，“床榻边的那只矮桌上就有。”

崇应彪瞧他一幅确实难以反抗的样子，便起身下床去，在那矮桌上寻得一只水壶与水碗。他打开水壶嗅闻，确认那里面确实是普通清水之后，才放心盛了一碗递给殷郊。

“你真的什么都记不起来了？”崇应彪看着他饮水，面色终于有所恢复，好奇道，“你说说我是谁？”

殷郊揉了揉额头，皱起眉，仔细打量着眼前人的脸，思索了片刻。

“崇应彪。”

“崇应彪是什么人？”

“我幼时见过你，在你刚来朝歌的宴席上。”殷郊认真地说，“你那时穿着兽皮外袍，像个穷猎户。”

嘴倒是一如既往地欠收拾。崇应彪强忍住即将发作的怒火，又问，“没别的了？”

“你也在质子旅，我们做了八年同袍。当日刑台上是你砍了我的头，别的……想不起来了。”殷郊忽然浑身一凛，小心翼翼地试探道，“莫非你又是来杀我的？”

崇应彪眯起眼，故意不回他的话，凑上前一掌扣住殷郊后颈，将他颈间散乱的长发拨开。那道红痕位于凸起的喉结下方，环颈一周，纵使在昏暗中也显得格外醒目。崇应彪伸出拇指去摩挲那道疤痕，又沿着曾经断裂过的皮肉纹路揉弄那只不安滚动的喉结，感受着掌下的皮肤渗出冷汗，心中升起一股莫名的快意。

刀口利落，颜色猩红，连昆仑仙法也无法去除——那是他亲手打在殷郊身上的印记。有这一道红痕在，殷郊便更像一件被他占有的器物，像耕牛穿环、战马钉掌，永远归属于留下印记的那个人。无论殷郊在何人身下承欢，对方在逼他接吻、闯入他身体的时候，都不得不正视那道红痕，意识到身下这副躯体早已有主。崇应彪甚至能想象得到姬发看见这道疤痕后暴怒的模样，恨不得大笑出声。

“我不杀你。今夜不会，日后更不会。”

崇应彪笑道，饿犬扑食般舔咬上他的脖颈。

殷郊本就意识不清，身子又在长期调教下变得敏感至极，皮肉接触间便轻易地动了情。他呼吸紊乱起来，喉间涌出几声情动的轻喘，向后仰着头，任由崇应彪在他颈间作弄。

崇应彪从他颈部一路向下，吻过锁骨，又去啃咬那对挺立的茶色乳尖。殷郊胸前横贯着几道结了痂的鞭伤，右侧乳尖前些日子被殷寿刺穿，小小银环上仍凝着血痂，稍稍一碰便疼得他倒抽凉气。

“疼、好疼！你轻些。”崇应彪有意咬着那只银环拽着乳头向上扯弄，殷郊疼得赶忙抬手来推拒他，口中哀声求饶，“你若要做，我给你便是……别再弄疼我好不好？”

崇应彪见他服软很是受用，便大发慈悲松了口，又问：“我早先给你送的伤药呢？那脂膏有用得很，抹上三两日便能好。”

殷郊低下头，支支吾吾地解释：“我那日头疼得紧，实在难受，不知扔到何处去了……”

“那你宫里的疮医呢？他们也不给你配药？”

“父亲说我得过昆仑仙法的救治，这点小伤不必用药。”殷郊心虚似的声音越来越小，又慌忙补上一句，“你不扯便没事了，其实也没有那么疼，下回父亲传召之前估计就能长好——”

“你就这么信大王的话？”崇应彪烦躁地打断他絮絮叨叨的解释，“我明日找时机给你送药来，你记着抹。别总把你父亲的话当金科玉律，总归疼的是你自己。”

“好。”

殷郊有些意外，心中涌上的感觉难以言表。所有人都说他是戴罪之身，大逆不道，回朝歌本就为了向殷寿赎罪，身上有再多伤痛仿佛都是他理应承受的，这还是头一回有人关心他的伤势。他应下崇应彪的叮嘱，讨好地抬起腿去勾对方的腰，松软的腿肉轻轻将其压向自己的胯下——那处阴穴早已汁水淋漓，溢出的丰沛淫液甚至打湿了一角薄被，散出一股勾人魂魄的甜暖骚味。

崇应彪从善如流，顺势滑向殷郊腿间，将他丰满的大腿掰得大敞，埋头舔弄起那处仿若失了禁般的软穴来。殷郊轻微勃起的性器打在他鼻梁上，他腾出一只手去套弄那根茎体、揉捻充血的囊袋，一边将舌尖探入穴口，模仿着性交的动作反复抽插搅弄内里湿软的穴肉。高挺的鼻尖恰好碾着穴口上方的阴蒂，随着舌间动作对那细小肉粒又刮又蹭，爽得殷郊腿根发起抖来。

他在床事中总习惯于做侍奉人的那一方，从前对父亲是，遵从父亲的命令接待客人时也是。无论是殷寿还是旁人，行事时都只把他当成不通情感的死物对待，给予他的痛楚总是大于快感，用完他便扔到一旁不管死活。唯有崇应彪，这个曾索去他性命的人，眼下竟在尽心尽力地服侍他，将他伺候得腰眼发软、小腹酸胀，爽得他不得不咬住手腕才能勉强抑制住淫浪的叫床声。

崇应彪被湿热的潮气蒸得面上冒汗，他边舔边吮那口软穴里渗出的淫液，又将舌尖退出来，卷住那枚肉蒂不断打磨吸咬，终于将殷郊逼得臀腿发颤迎来高潮，小腹猛地一挺，一大股透明汁水断断续续着喷洒出来，浇了崇应彪满面。

tbc

## Chapter 4

### Chapter Summary

#### 本章彪郊 夜袭公主寝殿下篇 含微量寿郊

殷郊从未有过这般奇异的感受。他没想到崇应彪竟会心甘情愿伺候自己，那般温柔地对待他身下那口平日里任人禽兽虐待的穴，还舔得他头一次在身体不受催情的情况下喷出水来。原来性事还可以让人这般快乐，他想。

平日里他被父亲逼着交合，在各类汤药与妖法之效下化作一具被迫承受肉欲的淫器，被频繁累积的高潮折磨到近乎麻木。每次能少受些疼痛、少养几天伤已是万幸，更遑论从形同强奸的痛苦性事中感受到纯粹的愉悦。

殷寿从不准殷郊在榻上过夜。父亲每次用他泄过欲后，只会往他被禽得松软红肿的穴内塞进各类奇巧淫具，再往他颈上扣一只围场里拴狗用的皮圈，连着粗重铁锁系在榻脚。鹿台寝殿位于高阁之上，本就夜深寒重之时又多添了几分狐妖带来的森森冷气，雕琢精致的冰凉地面硌着殷郊身上每一处大大小小的鞭痕淤伤。他连块取暖的薄布都没有，只得赤身裸体、穴口堵着两枚粗大冷硬的白玉塞，咬着牙蜷缩在帝王榻下强逼自己入眠。直到次日殷寿起身上朝，殷郊才获准被侍从接回东宫，沐浴休息。

多数时候，殷郊只当作自己的魂魄被抽离开来，飘荡于宫殿之上，如局外人一般远远凝望着那具被君王压在胯下施虐的肉体，好像只有这般他才能够逼迫自己熬过那些漫漫长夜。

殷郊喘了许久才逐渐从汹涌的情欲中缓和过来。他胸脯起伏着吐息，眼睑半阖，神智好似去天宫游了一遭般飘着，讲不出半句话来，只能软着双腿瘫在榻上，任由崇应彪摆弄他的下身，用布巾擦去他腿间那些乱七八糟的水液。那枚肉红色的蒂珠仍挺立着，肿成红石榴籽大小，可怜地挂在穴口上方，敏感得经不起一点触碰。

崇应彪将脏污的布巾随手团起扔到榻下，便要爬上榻来抱着殷郊一同入眠。殷郊迷惑地看着他为自己系好衣带，盖上锦被，出声问道：“结束了？”

“不是累困了么，怎么，你不想睡？”崇应彪有些莫名其妙。

殷郊歪着头思索片刻，面色发红却不答话，只自顾着将锦被掀开，又慢吞吞地伸手去解自己刚刚被系好的寝衣带子。

“你这是做什么？”崇应彪愣了愣，赶忙摁住他的手腕，急道。

“你、你光把我伺候好了，还没真正与我做呢，这怎么好……”殷郊支支吾吾，低垂着眼不敢瞧他，“况且，你只弄外面，我睡不着。”

崇应彪见他面上透着不正常的红，伸手探了探他前额，果然有些过热。又伸手向他衣摆下摸去，方才刚擦拭干净的腿根竟又濡湿了一小片，连带着浸透了身下的床褥。

“身子又不舒服了？着了风寒头疼？”

“不、不是！”殷郊急切地摆手，面色涨红到耳朵根，却依然垂着头一副十分歉疚的模样，小心地解释道，“是父亲过去总说，说我不耐禽，每日让我服好些药，又逼我含着那些玩意才能睡，所以……”

崇应彪若有所思，望向殷郊下身。殷郊颇为难为情，却还是将双腿屈起，门户大敞地将下身面向崇应彪。只见他腿根发着抖，湿淋淋的穴口正同失了禁般一小股一小股地往外吐出水来，臀部轻轻蹭弄着床单，一副发了情却极力忍耐的模样，看起来实在委屈极了。

“我好难受。”

他一看便明白殷郊大约是身子早已被淫药泡透了，异于寻常，情欲一旦被催生便相当迅猛，不多被禽几次便浑身发热发痒，难以纾解。据说青楼里的老鸨都是用此类汤药训练那些妓子的。崇应彪嗤笑着心想，也只有殷郊能这么傻，被玩弄成这般不人不鬼的模样，依然满心满眼都只有他的好父亲。

“我真的好难受……”殷郊双手不安地揪起一角被褥紧张地揉搓，又抬起眼来颇为可怜地望着崇应彪，“崇应彪，你能不能再帮帮我？”

“太子爷，你可真难伺候啊。”

崇应彪佯装无奈地叹了口气，装出一副颇为不耐的样子应付着殷郊，心下却在暗喜。他今夜本想着趁巡防过来看上殷郊一眼便罢了，不曾想竟能趁人熟睡捡了便宜，如今美人还在他身下主动求禽，以他的性子哪有不从的道理。他三两下将衣物脱了干净，掰着殷郊饱满的腿根向下一拽，汁水淋漓的下身被拽得正好紧贴他胯间。殷郊先前一番委屈模样早已看得他兴致勃发，重新硬起的茎体刮蹭着肥厚的肉缝，激得殷郊的身子也随之兴奋起来，弹软的大腿急不可耐地磨蹭着他的腰侧。

“你每日都要像这般发一次情么？”崇应彪二指探入那口穴，粗长有力的手指将穴肉搅出咕滋水声，带出黏稠的体液抹上殷郊柔软的臀肉，嘴里带刺地调笑他，“什么妖术如此强劲，竟能让昔日威风凛凛的少帅甘心在男人胯下求欢？”

“也不是每日，只是，只是一旦做起来就、嗯……”殷郊被他抠弄到穴内敏感处，腰身发软，一双长腿颇为自觉地往崇应彪腰后缠去，喉间的呻吟声也越发甜腻起来，“你快进来，快进来……”

“得令，太子殿下。”

崇应彪眼见那穴口被插得放松不少，便抽出手指，一挺胯将阴茎全根送了进去。殷郊新生的阴穴与妇人不同，甬道短窄了些，很轻易便被茎头抵到幼嫩的宫口。原先紧闭的肉环被阴茎用力抵住，颇为娇气地敞开一些，宫腔软肉吸裹着硬热的茎头。殷郊仰着头惊叫，身子被崇应彪顶得前后晃动，连同那对丰满胸乳也跟着摇荡起来。麦色乳肉连同乳尖上新戴的银环一同颤抖，晃得崇应彪眼前直发晕，只觉浑身血液都在往下身奔涌，恨不得连囊袋都禽进那副勾人的身体里。

“我若是射进去，你会怀上身孕吗？”

崇应彪极力克制着冲动，大掌揉捏着殷郊松了劲后绵软的胸乳，粗糙的拇指碾着未被穿孔的那侧乳尖，压低嗓子问道，“金尊玉贵的太子殿下怀的第一胎若是我北崇血脉，你猜猜殷寿会不会气绝身亡？”

“我每日都喝避子汤的……”殷郊本来被禽得发昏，脑子有些转不动，慢了些才反应过来，气得浑身一颤，勉力抬起上身对他怒目相视，“不准你这么说我父亲！你这是、诅咒天子，你是何居心——”

“我什么居心？我不正犯上作乱么，太子殿下？”崇应彪大笑道，俯下身去啃咬殷郊颈间那道红痕，如野兽撕咬猎物一般留下几处深红齿印。

殷郊吃痛地偏过头想躲，却被一把掐住下巴动弹不得。崇应彪贴在他耳边恨道，“光禽你这件事我都想了好些年，你不会真以为我想要的只是你那把鬼侯剑吧？”



“在军营里我就想禽你……谁叫你总一副高不可攀的模样不让人接近，只偏心那个西岐农夫，我若不找些由头教训他，你眼里大约都没我这个人。”崇应彪一开口骂人便止不住，他照着那对胸乳重重扇了几掌，身下禽穴的力道也随之加重，好似要把憋在心底好些年的怨气尽数倾泻在殷郊身体里。

“你平日里装得高高在上，晚上却在殷寿营帐里给他做军妓，我好几次守夜都隔着帐帘看过你在你父亲身下发骚的模样。身为王孙也不过如此，你究竟有什么可高傲的？”

“我不是——”殷郊全然不记得那些事，只觉得身下被撞得生疼又无端端挨了一番羞辱，心里委屈至极，辩解的嗓音里很快便带了哭腔。

“那日在刑台上，我再怎么打你骂你，羞辱你，你瞧我那副样子都跟看畜生没有分别……你连死到临头都不愿正眼看我一次。”崇应彪钳住殷郊推拒自己的双手，发狠一般猛撞着他的穴口，咬牙问道，“殷郊，我究竟哪里这么惹你厌恶？哪里比不上姬发？”

殷郊硬起许久的性器被禽得摇摇晃晃，很快便射出稀薄的精水，黏湿一片糊在紧绷的小腹上。身体的舒爽让他眼前发昏，嘴里却像哑了一般叫不出一声来。姬发二字撞进思绪的一刹，剧烈的头疼又形同鬼魅一般纠缠上来，疼得他面上沁出冷汗。肉体的疼痛与快意交叠，他只觉眼前一片混沌，也分不出心思再去辩驳崇应彪，偏着头一言不发地掉眼泪。

崇应彪念起旧事便心里发堵，见殷郊这副模样，自己很快也失了兴致。他草草抽送了几下便将阴茎抽出，又好似不太解恨一般，粗鲁地骑跨到殷郊腰间，将浓白的精液尽数射到那张被泪水于汗水浸湿的漂亮脸蛋上。殷郊眼眶生得极深，几滴精液顺着眉弓滑下，与源源不断的泪水混作一股，滴落在纱枕上。

待他从性欲中回过魂来，殷郊也不哭了，眼眶却可怜地发着红，整个人狼狈得形同刚从水里打捞上来的流浪狗。崇应彪看着又有些不忍，认命般叹了口气，扯过一角干燥的锦被，仔仔细细替他把哭花的脸擦拭干净。

“你的眼睛是不是很疼？”殷郊忽然没来由地冒出一句。

“什么？”

殷郊目不转睛地盯着崇应彪的脸看，小心翼翼抬起手，轻轻碰了碰他遮挡瞎眼用的皮罩，又跟碰了火炭似的连忙缩回来，口中小声嘟囔，“昆仑那些会法术的人，或许可以帮到你，他们当初就是这么救我的……可父亲说他们救我也只是为了谋逆，我若是当初就死了，四方叛乱也不会至今未平。”

崇应彪愣住，只觉得魂魄都被殷郊那对水淋淋的眼睛瞪得尽数吸了去，身体僵直得做不出反应。

殷郊认真凝望他那只独眼，随后抬臂将他脖颈环抱住，轻轻压向自己袒露的胸口。暖热柔软的胸肉起伏着贴紧崇应彪的脸颊，殷郊缓慢的呼吸声隔着一层皮肉与他相贴，皮肤上散出的热气混合着衣料熏香，钻进他的鼻腔里。

崇应彪就这样被殷郊紧紧搂在怀里，周身被他温热的气息包裹，无处可逃。

“你说的那些，我真的想不起来了……可我现在不想你受伤。”殷郊小声道，温柔得像一只耐心哺育幼崽的雌兽。崇应彪像被施了定身法术一般，整个人动弹不得。他闭眼不语，出神地听着殷郊的心跳，那颗复生后的心脏在胸腔里沉稳地跳动，一下紧随一下，好像从未僵死过。

好像他从未因盛怒之下的一时冲动，夺取过殷郊的性命。

“我小的时候，每次生病身子难受，母亲都这样抱着我，之后便会好很多……”

崇应彪在殷郊怀中躺了半晌才猛然清醒过来，一把将其推开。他惊慌失措地从榻上坐起，手忙脚乱地捡着地上衣物往身上套。

殷郊对他这般行径有些困惑不解，却也没有出言挽留。直待崇应彪收拾完毕，眼看着就要执剑离去时，殷郊忽然发问：“我日后还能常常见你么？”

“回朝歌之后，除了父亲和他的那些客人，没人敢和我说话.....你是唯一一个告诉我旧事的人。”

“你平日里若是得空，可不可以再来陪我？”

崇应彪来不及寻思作答，心中有鬼一般急匆匆抓起佩剑，逃也似地三步并作两步夺门而去。

tbc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